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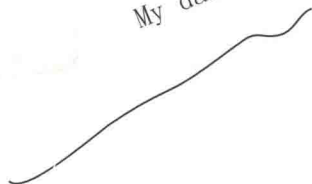
我亲爱的 精神病患者

赵志明

著



My darling





我亲爱的 精神病患者

赵

志明



著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 / 赵志明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10
ISBN 978-7-5113-4138-9

I. ①我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39268 号

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

著 者 / 赵志明

责任编辑 / 若 兰

选题策划 / 豆瓣阅读

特约编辑 / 徐睿婷

封面设计 / 镜 生

版式设计 / 王国蕊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870mm × 1280mm 1/32 印张 / 9.5 字数 / 128 千字

印 刷 /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4138-9

定 价 / 28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《还钱的故事》在 2013 年 1 月首次发表于豆瓣阅读，累计评分 8.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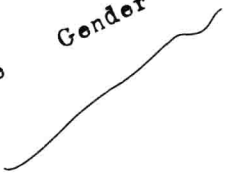
《I am Z》在 2013 年 4 月首次发表于豆瓣阅读，累计评分 8.8。

以上两部作品均完整收录于本书。

赵志明笔下的乡村就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剧场，曲目则以悲剧为主。那些低级的脚印，合着泥土，挡在了都市的玻璃窗外，那里的生活自生自灭，循着隐形的圈旋转着。就像莫言的小说《蛙》，把胶东农村的一幕鲜活地呈现在了瑞典人面前。

——豆瓣网友“雾都姑爷”

Name Gender Age





一个货真价实的中国人

赵志明，字小平，又名赵发财，江苏溧阳人。

十年前，或者更早，通过李黎，我认识了小平。那时候他在楚尘的公司当一名校对编辑。听李黎说，小平看到一本家电说明书，也要校对一下，偶尔还会使用文言文跟人交谈。但李黎似乎没有提到小平也写东西，因为李黎和我当时都在使劲写。不过，初次见面，酒桌上听闻小平叨叨的方式（夸张、变异、虚构凡此种种，这也使我觉得小平迄今没有老老实实说过一句“实话”，一件“真事”），我就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写点？”但我没有说“小平你是个天生写小说的”，没人天生是写小说的，我们天生是来活命的，然后去死，小平十多年来不足道的“英雄事迹”也说明了这一点。



我们认识那会儿，他们文学网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。这个网站是韩东等一拨“老他们”创立的。小平、李黎、我，还有彭飞，我们年纪相仿，而且都在南京，可以说都是深受“他们”和“断裂”影响的后辈，服膺于韩东等人的文学审美、能力、认知和立场。我们最初的小说大多是发表在这个网站上。然后就是小平出手，《疯女的故事》和《还债》等等，可谓“震惊文坛”“蜚声中外”。起码在我看来，这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
小平的小说多数是在南京写的。喝了一两年酒后，此人就去了北京。断断续续也写过一点。在北京的将近十年中，小平主要应付的是生存。当图书编辑，开图书公司，搞独立出版，彻底成了一个穷困潦倒、碌碌无为的大忙人。中间交过一两个女朋友，欠了一些债，家中老母已从七十逾八十，这是“变故”。没变的是，他本人无论谈吐还是性情，都还那样。一直那样。就是那样。还能怎样？这就是我对小平这个人十年来的基本认识。

不知道是生活状况超级稳定的缘故，还是别的，小平的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品质也是恒定的。不急不躁，娓娓道来，感人至深。在他那里，不存在文学是传统还是先锋的问题，不存在技术和艺术的问题，甚至连文学也不是他考虑的问题。他的方式似乎仅仅是：自己是一个会写汉字的人，



而且活了三十多年，有了这两条，就可以写出最好的小说。他的身上没有作家和文学青年“应有”的脾性也算一个外在证据。我曾经不止一次说过，小平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，没有限定语，比如“当代”、“青年”、“之一”什么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把他的小说和《聊斋》《三言两拍》放在一起也完全可以。现在我要补充的一点是，把他和当代作家放一块的话，后者作品中普遍表现出来的矫饰、炫耀、做作、文艺腔、浅薄的深刻、肮脏的机心、骨子里的谄媚只能使小平越发纯净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周身透明的赤子。

确实如此，和《聊斋》和《三言两拍》一样，小平的小说虽有来自对现代主义经典作家阅读所产生的影响痕迹，但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延续中国固有的记录方式，即记录中国最质朴的民间情感及其美学方式。其中如果存在“人道主义”“悲悯情怀”这样的大词的话，亦非小平的自觉。它们长在小平的身上，进入了其生理系统，然后写出来就像随着一泡尿一行泪那样淌了出来，仅此而已。这么说吧，小平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中国人。

小平的写作在评论家和文学官僚眼中当然也存在“问题”。比如他迄今仍纠缠于少年记忆之中，比如他始终不能从“小我”之中走出来，比如



无论题材还是格局没有任何“突破”。换言之，小平是一个“局限在局限性”中的人。事实上，关于局限性的问题本来就是伪问题，它所涉及的其实是成功学，而非文学。在我看来，无限放大我们的局限性，才是文学的价值所在，也唯有在局限性中，我们才能获得诚实和切肤。好的作品，无非是灵与肉无比合身的结果。就像佛的力量，它仅仅存在于跪拜者匍匐于冰凉的土地之上，匍匐既是苦难本身，也是泪花滚滚的幸福所在。虚妄之士教导我们的却是，你要站起来，使劲长个，争取和佛祖一样粗壮。阿弥陀佛，罪过啊罪过。

我说的可能有点多了。现在，小平这本小说集放在这里，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。不过你要记好，无论你觉得好还是坏，你的判断都和我的判断一样正确，这是不容辩驳的。

最后，我不祝小平在这个睁眼瞎国度能够佳作迭出，我只祝小平早日在这个势利眼国度把日子过得更好。

曹 寇



落满大雪的村庄

有人说：如果你信任我的眼光的话，赵志明绝对是当代最好的汉语小说家。不仅仅是在青年一代中（比青年才俊和文坛新秀们高了十个档次），包括所有活着的。

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很大的判断。但看了这本集子之后，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判断。现在，对我而言，赵志明是我看过的当代最好的汉语小说家。之前最喜欢的是刘震云，当然从中也能看出来我的水平。

邵燕君老师曾经读过一些豆瓣阅读早期的作品，当时她毫不客气地对某部作品提出批评：我是一个看文学期刊看了几十年的人，这种作品是骗不了我的。这种套路、语气看起来令人生烦。



她大概是对那些披着纯文学外衣、用一些看起来严肃的语言包装起来的所谓“纯文学”作品表示不满。这确实是一个问题，这类作品的特点就是：它们不是类型文学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一个东西的属性不是靠它的反面属性映衬出来的。

相信很多人也都读过那样的作品，你看不到他背后的创作态度是否严肃认真，看不到绵密的语言织体后面有什么情绪……

举上面的例子是为了说明，赵志明的作品不是这样。

这个集子是一部串联起来的乡村家族史。这些故事完全独立，但骨子里又有一些联系。

先说一下不足，《I am Z》和《村庄落了一场大雪》略猎奇，但即使这样，《村》一文中对雪景的描述还是令人心醉：

“女人乙走到门外。她看到那么多被踩踏的不成样子的雪，白的变成了黑的，蓬松的变成了粘稠的，雪本来覆盖在泥上，现在雪变成了水，水把泥土表面稀释了，水，泥还有雪混杂在一起。大片大片的雪已经面目



全非，变成了一片泥淖。人为了能穿过，又上面铺了散乱开来的稻草，还有垫砖。一些纸片也陷在里面，上面还落了一层大炮仗的碎屑。声音从这个挤满了为死者送行的人的屋子里掉出来，也混进了地上的泥泞不堪中。”

其他每一篇都是璞玉。作品看了数遍，现在只扫目录，脑海里就涌现出“写得好”的赞叹，甚至都觉得这没什么好说的了。

《钓鱼》是带有魔幻色彩的新写实主义路数，但又比那些严格的“xx主义”的东西高明数倍；《一家人的晚上》把一家人等待父亲归家的心理写的惊心动魄；《我们都是长痔疮的人》题目不雅，行文极雅，是以小人物反映大时代的典范……

若细说一篇，《歌声》给了我极大的感动。或许是与自己的经历比较相似吧。文中的“我”照顾生病的父亲，一个重要方式是给他唱歌，以求慰藉。我前年在家照顾生病的父亲，用的方式是读书。父亲已经不能接受电视、聊天等聒噪的声音，我就坐在床边给他念一些我很讨厌的书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听了进去，但最起码他会变得安静。很长时间，屋子里只有我念书的声音，就像《歌声》里对于唱歌的描述：我有过这样的

错觉，我躺在床上，只有用手捂住嘴巴，才能确信不是我在唱歌，而是房子在唱歌。

也许房子保留了我的歌声，更多的时候，并不是我在唱，而是房子在播放录音。尽管我张开嘴巴，但谁又能说不是房子的声音淹没了我？

这个短篇集，毫无疑问满足了小说应该好看的标准，而且它们还那么认真诚恳。读完这些短篇，脑海里应该能出现一个飘满大雪的村庄。

范 简



contents

I am Z / 001

钓 鱼 / 0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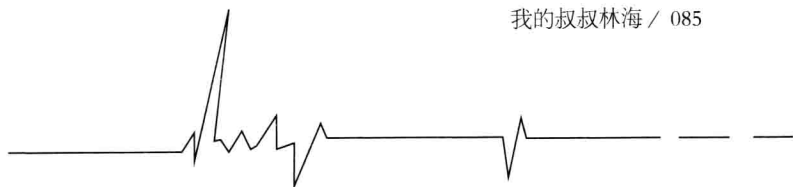
疯女的故事 / 035

歌 声 / 041

我是怎么来的 / 051

一家人的晚上 / 065

我的叔叔林海 / 085



关于一场大雨的记忆 / 095

我们都是长痔疮的人 / 115

村庄落了一场大雪 / 149

还钱的故事 / 185

另一种声音 / 229

世上的光 / 245

打赌 5 块钱 / 273



I am Z



在我们那里，曾经有一个孩子，他的名字叫 Z。当然啦，开始的时候他是个孩子，在很多人残余的记忆里，他每天早上拉着他父亲的竹竿，领着父亲到镇上去。他的父亲是一个瞎子，到镇上去说书，以此为生。以前他也能一个人捣着竹竿毫发无损地走到镇里再回来。不过呢，自从 Z 能在前面领路之后，父子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挂在了——一根竹竿上。

那条通往镇上的土路，晴天的时候灰尘像面粉一样厚厚的一层，而下雨天呢，这些灰尘就变成了泥浆，泥浆形成了深浅不一的坑洼。有两排脚印互不交叉地地形影不离地通往镇上。我们那里的人都说，瞎子虽然眼睛瞎了，但是却比谁都看得清楚，他们像蛇一样只走一条道，每次总是能按着足迹返回。他们的眼睛也像蛇一样，在盯着人的时候会让人毛骨悚然，这个时候你一定记得要弄乱你的头发，因为在传说中蛇就是靠数清人的头发来置人于死地的。

开始的时候，Z 拉着他的父亲，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地笔直地走着，因为 Z 希望他的父亲能踏着他的足迹行走，这样走得安全点。不过后来有好心人告诉 Z，他不能这样给他的父亲指路，因为虽然他是他的父亲，但他是一个瞎子，让瞎子走在自己的脚印里，会让一个人越来越倒运。于是 Z 后来就微微侧过身子，让过半边，让瞎子走在自己的左边，同时小



心地提醒自己的父亲，比如前面有个坑，或者有个坎什么的。不过提醒有时候于事无补，瞎子会踉跄，甚至带动 Z 一起跌倒。瞎子就会一叠声地谩骂，入了你娘的 × 哦。Z 充耳不闻，只是在前带路。等到 Z 稍微大了点，就会微微脸红，当然不是想到瞎子入了自己的娘，而是想象自己怎么和女的好。

但是瞎子究竟有没有入过 Z 的娘，这事谁也无法确定，因为谁也没有见过 Z 的娘。Z 很有可能是瞎子在地上白捡的，因为是白捡的，不是白日的，所以瞎子对 Z 也没有多少好眼色。这也能理解，一个瞎子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心里该是苦到了极致了吧。而他也经常拿这话骂 Z，要是我能看见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从什么 × 里爬出来的货。

他们像是一根绳上拴着的两根蚂蚱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有时候东邻西舍的但凡有点好吃的，总会给这对父子留一点，但是 Z 就把好吃的全吃了，把不好吃的留给瞎子。有时候邻居会偶尔闲话，问瞎子上次荷包蛋卤肉饺子什么的味道怎么样，瞎子才知道好吃的 Z 吃了双份，不好吃的自己吃了双份。气急不过的瞎子就拿起自己的竹棍抽打 Z，边打边骂，这根竹棍就像是瞎子身体的一部分，说是孙猴子的金箍棒一点也不为过，可长可短，可轻可重。关键是它看上去不像是竹子，因为它从来没折断过